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一三八回 洪素卿味良施巧計 章秋谷談笑破奸謀

且說王小屏同著眾人在對面房間坐下，洪素卿滿面添花的走出來，叫了一聲「王大少」，又一一問了眾人的名姓，應酬得甚是週到。應酬了一回，便拉著王小屏的手到榻上坐下，把眉頭一皺，低低的向王小屏說道：「耐啥洛勿早點來呀！剛剛格個斷命客人跑得來勿多歇，趕嘍趕勿脫，真正拿俚無那哼，格末叫討氣得來！」王小屏聽了，心上自是不快，便道：「我今天一定要在你正房間裡頭請客，你去和他講一聲兒，他要是個知事的，趕緊給我滾出去！」洪素卿聽了，點頭答應。

秋谷便問道：「這個姓焦的究竟是做什麼事情的，他和你講過沒有？」洪素卿道：「俚自家說起來是海外得來，啥格榮德洋行、協順洋銀號、寶昌錢莊，才是俚篤一干子開格。」秋谷聽了，微微一笑，也不開口。只見洪素卿立起身來，對著王小屏說道：「倪過去搭俚說一聲。」說著便慢慢的走過去。

秋谷見素卿過去，便留神細聽，要聽那姓焦的怎樣的一個說法。只聽得素卿走過去，竟朗朗的高聲說道：「焦大少，對勿住，格間房間有客人來請客，謝謝耐，阿好請耐到亭子間裡去坐歇？」秋谷聽了，心上猛然一動，連忙提著耳朵再聽下去，早聽得那姓焦的大聲說道：「你倒說得好輕鬆的話兒！別人要請客，難道我不要請客的麼？老實說，這個房間，姓焦的占定了！別人在你這裡吃酒，那怕他吃一百台、五百台，我姓焦的一定奉陪。只要他占得住這個房間，就算他是好的。」

王小屏在對面房間裡頭，聽了心上分生氣，卻又發作不出來，只對著秋谷說道：「你們聽聽，可有什麼法兒？」辛修甫和陳海秋等聽了那姓焦的說話這般放肆，大家也覺得有些憤憤不平。只有章秋谷只對著他們搖手，叫他們大家不要開口。看一看房間裡頭，只有一個大姐坐在那裡。秋谷「霍」的立起身來，向著牀後便走。

大家看了，只說他要小便，到牀後去找便壺，便也不去管他。

那裡知道，秋谷從房後的小門裡面一溜煙溜出來，轉到前面，一直走到正房門外，放輕了腳步，悄悄的在門簾縫裡偷窺。只見一個油頭滑腦的少年正把洪素卿擁在身上，兩個人密密切切的在那裡貼著耳朵講話，咕咕唧唧的一個字都聽不出來。

只見洪素卿點一點頭，滿面笑容的對著對面房間，把手做一個手勢，那少年也點一點頭，洪素卿立起身來。秋谷連忙輕輕的躡步回去，故意到大牀後面去轉了一轉，方才走出來。

辛修甫問道：「怎麼你一個小便去了這許多時候？」秋谷不語，只對他搖頭。

辛修甫不知道什麼意思，正要問時，早聽見弓鞋響聲，洪素卿緩步進來，對著王小屏搖一搖頭道：「格個斷命客人，格末叫討氣，叫倪那哼弄法？」王小屏斷了，怒氣填胸，一時卻又說不出什麼來。

正在這個當兒，忽然章秋谷立起身來對王小屏道：「你們請在這裡略坐一回，我有些小事去去就來。」說著，便急急的走了。辛修甫看了這般光景，料想今天房間是占不成的了，便向眾人使一個眼色，大家立起身來。辛修甫對王小屏說道：「堂子裡頭本來是逢場作戲的地方。今天沒有房間，還有明天，明天沒有房間，還有後天，何必這樣認真，平空的和人鬥氣？據我看起來，不如暫時去了，明天再來何如？」辛修甫的話還沒有說完，王小屏跳起身來攔住眾人，口中說道：「房間不房間不要管他，難道別人可以在這個地方請客，我就不在這個地方請客的麼？你們諸位又沒有什麼緊要的事情，既然來了，何必這般匆促？」眾人聽了，大家都只得重複坐下。王小屏一面叫洪素卿招呼擺檯面，一面和眾人代寫局票。辛修甫道：「秋谷還沒有來，你們可要等他一等？」

正說著，只聽得對面房間裡頭的客人高聲大叫起來，拍著桌子道：「你們的人都到那裡去了？怎麼我一個人坐了半天，連人影兒也不見一個！」洪素卿聽了皺著眉頭，連忙移步進去，對他嗔道：「啥格嘍哩吵得來，撥別人家聽見仔阿要好聽？」

那姓焦的大聲說道：「我叫你過來，沒有別的事情，趕快和我照式照樣的叫一個雙台下去，立時立刻給我擺上來！」

王小屏和辛修甫等聽了，大家都是面面相看，想不出一個主意。停了一會，猛然聽得樓下相幫一聲高叫：「客人上來！」就這一聲裡，早聽得腳步響聲，章秋谷滿面笑容飛奔上來。辛修甫問道：「你一個人跑到什麼地方去的？」秋谷只是笑，也不開口，走進房來就對著眾人搖手，叫不要混鬧。眾人不知道什麼道理，便大家都不開口，眼睜睜的餘隻眼睛，都看著章秋谷，要看他做些什麼。

只見他不慌不忙，慢慢的走到王小屏身旁，低低的問道：「你身上帶錢沒有？」

王小屏聽了甚是詫異，便對他說道：「今天我身上有些鈔票，卻也不多，止有一百多塊錢。你平空問他做什麼？」秋谷低低的說道：「你不要多講，你們大家不要開口，只聽著我的調度。我要怎麼樣，你們就依著我怎麼樣，等會兒包你有個法兒把那個混帳東西趕他出去。」王小屏聽了半疑半信的，心上狠有些兒疑惑。秋谷又走過去，問著辛修甫和陳海秋、劉仰正、葛懷民等，問他們有錢沒有。也有帶著錢的，也有不帶的，幾個人合起來，也有二百多塊錢。秋谷又叫他們：「把帶的錢一古腦兒都拿出來，等回兒再還你們。」

眾人聽了，心上大家都詫異起來，辛修甫先問道：「究竟你為著什麼事情，何妨說給我們聽聽。」章秋谷道：「你們不要慌，等一回兒自然明白。」辛修甫道：「怎麼這樣糊裡糊塗的。」秋谷不等他說下去，連忙搖手道：「你們不要開口，我得了一個極好的主意，要替小屏出出氣兒，你們等會兒看就是了。大家不用開口，看我一個人發揮。如今你們把錢趕緊拿出來交給我，趕著這個當兒，不要給素卿瞧見。」眾人聽了不懂他是什麼意思，只得大家把帶的幾張鈔票都拿出來交給秋谷。

秋谷接在手內，又在自己身上掏出幾張鈔票，並在一起，一起交給王小屏，口中說道：「你好好的收起來，等回兒自有用處。」王小屏摸頭不著，連忙問道：「我又沒有問你借錢，交給我做什麼？」秋谷皺著眉頭道：「你不用多說，只依著我的調度。少停一刻，包管和你把那姓焦的驅逐出去，叫你大大的出口氣兒。」王小屏聽了疑疑惑惑的，也不知章秋谷是什麼意思。辛修甫道：「秋谷的為人樣樣都好，就是有一件性情不好，專喜歡叫人打他的悶葫蘆。」

一言未畢，只見洪素卿嫻嫻而來，走進房門，對著王小屏把金蓮在地上一頓，咬著牙齒，把手指著對面低低的罵道：「格個殺千刀末，直頭是格強盜坯！定規嚙撥好死法格！」王小屏聽了洪素卿罵那姓焦的，心上自然高興。卻為著屏房間屏不過他，究竟心中不樂。還沒有開口，早聽得秋谷大聲說道：「難道我們吃酒就在這個地方麼？」洪素卿聽了，連忙搶過步來，對著秋谷道：「章大少，勿要動氣，格個斷命客人，煞死格坐來浪仔勿肯走！王大少吃雙台，俚也要吃雙台，真正叫拿俚無那哼！……」

秋谷不等說完，朗然說道：「我今天倒要學著他們那班曲癩子，發一個癡，一定要賞鑒賞鑒你的臥室，今天就吃個雙雙台！」洪素卿還沒有答應出來，早聽得對面房間裡頭那個姓焦的，也在那裡高聲說道：「我也吃個雙雙台！」秋谷聽了，微微一笑道：「很好，他要和我鬥氣，那是他的造化來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就吃個四雙雙台！」那姓焦的也是大聲應道：「什麼造化不造化，堂子裡頭吃酒，只要有錢的，那一個不是大爺？我也吃四雙雙台！」秋谷哈哈大笑道：「好得狠，好得狠。我再加一倍，三〇二台！」那姓焦的也應道：「我也三〇二台！老實和你說罷，不要說三〇二台，就是三百二〇台，我姓焦的也要陪你一下！」秋谷又哈哈的笑道：「三〇二台酒，差不多要四百多塊錢，不是頑的，可是真的麼？」那姓焦的高聲答道：「不是真的，倒是假的不成？幾百塊錢的事情，算什麼大事！」

這個時候，劉仰正和葛懷民等忽然見秋谷這般舉動，分詫異。就是王小屏自己心上，也覺得有些不以為然。想著花幾個錢爭得回面子，也還不要說他。花了無數的錢爭不到一絲一毫的面子，覺得大可不必。劉仰正便走過去拉了秋谷一把道：「你平日之間講起那班吃醋屏房間的客人，笑他們是個癡子，怎麼你今天自己也做起癡子來？況且這個地方又不是你的相好，你也不便這個樣兒。」秋谷聽了，回頭對他笑道：「我自有的佈置，這會兒不用你們多管。」

辛修甫在旁看了秋谷這般舉動，心上已經有了幾分明白，便走過來拉著劉仰正道：「他有他的道理，我們不必管他，只看他怎樣的一個佈置就是了。」劉仰正聽了便不開口，大家靜悄悄的站在那裡。

只聽得秋谷口中說道：「我吃三□二台，你也吃三□二台麼？不要等回兒反悔起來。」那姓焦的冷笑一聲道：「那一個反悔的是個畜生！」秋谷大笑道：「好好，反悔的是個畜生！」一面笑著，一面大踏步走出房門，三腳兩步的竟向著對面直闖進去。

王小屏和辛修甫等見秋谷闖進對面房間去，不知道他葫蘆裡頭究竟是賣的什麼藥，不由得大家面面相看，做聲不得。素卿出其不意，吃了一驚。連忙趕出房來，要想拉他回來，口中叫道：「章大少，勿要進去囉！倪堂子裡向嘸撥實梗規矩格呀！」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秋谷早已闖了進去，那裡叫得回來？這一來，有分教：

識破黔驢之技，名妓驚心；幸逃子路之拳，滑頭喪膽。

不知以後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